



张之洞墓前随想

□李浩

知我者谓我心忧。我猜测，在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常会偶尔感伤，时常会从心底冒出这样的词句。我给我的猜测也安置下一个黄昏，有鸟从更高的凉风里飞过。作为晚清的重臣，那种孤独的无力感是从骨头里蔓延开来的，并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重。知我者谓我心忧，张之洞的整个腹腔都装满了重重的叹息。

沧州，南皮。这里是起点也是归宿，那么多的波澜起伏、那么多的荣辱毁誉都在此归于……张之洞的墓园据说原有百亩，郁木成林，而此时已缩小了太多。五月，南皮县双庙村，草木青青，在麦田中间仅一条小路可过，墓园的一切都似乎是新的。同行的朋友介绍说，它在“文革”时曾遭损毁，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主持挖掘，张之洞的尸骨被作为“封资修”的标本被抛在外面数十日之久。之后有了二次归葬，三次，令人欣慰的是，最终重新找回了他的尸骨。在墓园，现在尚有些粗疏陋简的墓园，我想想起那句知我者谓我心忧，想起墓园门口的那副对联：“新法旧经，持世恐无人可

代；近忧远虑，窥微早识病难为”——诚哉斯言。

知我者谓我心忧。如果不是“千年未遇之变局”，如果不是内忧外患大厦将倾，我相信张之洞更可能是一个守旧的循吏，他会恪守中庸，传统，小修小补，勤勉当然是一贯的，敬事也是一贯的，可那顶“洋务派代表”的帽子一定不会落到他的头上。有一则逸闻可以佐证，说，某人给张之洞上书，竟然其中夹杂了来自日本的舶来语，张之洞怒批“孰实可恨”，而上书人也在他的批复中发现了舶来语，回他“亦是孰实可恨”……然而。那个变局，那个压在头上的层层忧患，却让他不得不——改革，在历史上，诸多的改革源自被迫，源自自救，源自于在内外压力之间寻求平衡，从一开始，它就会遭受来自于革命的、打碎的与守成的、既得利获益获得者之间的双重挤压。革命者急于，他们不相信，把一切看得迫在眉睫，当然某些内在的幽暗也使他们迫切；而因循者，利益获得者，则不希望自己被削弱，不希望变动触及，也不希望为别人成全……何

况，还有外来，何况，这个外来的重压实在沉重。大清帝国，在风雨中颠簸飘摇，如同行驶于巨浪中的旧船。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这艘被不断击打的船上。包括那些势同水火的人。

这个原本笃信中庸的人不得不祭起变革之旗。他向秋天的落叶伸出手臂，奋力上举。他试图，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适合的、相对稳健的中间道路。他不愿见到大清帝国的衰亡，更不愿见这个国度的未来真的像瓷器那样破碎。“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金士何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劝学篇》的自序应是真实的，至少基本真实，我相信，这里面还藏着未能直说的真话。他的体用说里，也应有未曾直说的真话，我以为。在这里，我突然想起大江健三郎《水死》中化用的《圣经》中的那句话：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在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否也有这样的悲凉？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可是，我的周围没有真

正聆听的耳朵。是的，他一边行动，一边呼喊，大家各退半步，我们尽可能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说这话的时候张之洞或许，他似乎能够，然而在他具体中，在每一件的行事中……不是别人没听见他的警告，不是他们都对此毫无觉察，而是，在具体中，在那些琐碎的小事中，人性的隐秘起到了作用。事事的制约，处处的制约，貌合神离，相互攻讦，见不得别人得见更不得别人好，在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件事的开始与过程中，都有“专业拆迁队”的存在，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让你办不好，办不成。他们，不只来自于左也来自于右，也来自内部，包括和他一样试图力挽的革新者们。谁知道，在此中的消耗耗掉了张之洞多少的气力？

大船已经千疮百孔。而各方的力量，更多地使用的是斧子而不是钉子。我相信，张之洞一定会感觉，自己陷入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而且一步步越陷越深。知我者谓我心忧，张之洞克勤克补，用西学的胶和钉子，用洋务，用煤和铁、汉阳造和新军，

用“教育”——在南皮，也有一处中学原是由张之洞捐资兴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未能前去。他的墓前，我很是小心地想到，当年拆除他的陵墓、将他和三位夫人的尸骨挖出的小将们是否也出自于当年他捐资的学校？我没有询问，故意没问。有时历史总有它的吊诡。

“知我者谓我心忧”，在南皮张之洞墓前，我更多地想到的是改革和它的深水处，是那些太过具体的事与人。但愿，我们能够，我们这些后人能够。

作者简介：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发表诗歌、小说、评论400余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有作品入选各类选集、年选30余种，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曾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曾在《钟山》发表中篇小说《英雄的挽歌》《变形魔术师》和短篇小说《贮藏在身体里的酒》等。



(本报资料图片)

风景这儿独好

□杨清喜

在这儿的健身道上，行走着男女老少，尤以中青年者众。这儿，路呈起伏状，面为柏油铺。道形是曲圆，气象花树拥。能够在这条幽径上行走的人，是受了环境的熏染，无论疾行，还是慢走，都显出一种蓬勃的生气、昂扬的神态。仿佛健身的成效立竿见影，似乎健康的体魄如影随形、非己莫属。有三三两两，男女并行的；有夫妻牵手，相偕而行的；有一家几代，呵护前行的；有俊男靓女，爽朗前行的。有人拿着收音机，《梁祝》悠扬着；有人腰别收音器，播放着曲剧、豫剧，或河南坠子；有人干脆打开手机的音乐，是歌曲《祖国啊，妈妈》。锻炼为了谁？为自己，为家人，也为社会。但更多的是默默前行的人。常言说得好，一心没二用。还说，人口上百，各形各色。林子大了，啥鸟都有。而我以为，走向这条道的，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是一种“鸟”，那就是健身“鸟”。有人讲，现在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该关心健康了。也有人讲，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中间的生命过程，只有健康才真正属于自己。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这个本钱，一切的愿望，都是空的；没有这个本钱，所有的目标，都无法实现。因之，健康专家、养生节目，应运而生。有人总结健康要诀：最好的心态是平常，最好的锻炼是步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也有人传授“四个八”的养生经验：每天“八千步、八杯水、八成饱、八小时(睡眠)”。就是在这儿健身道旁偌大的石头上，镌刻着“健康需投资，步行有回报”“锻炼身体我快乐，幸福千万家”“天天步行，天天快乐”。我喜欢在这里行走，不紧不慢地行走。清晨，醒来的生命，显出朝气又充盈，清凉一片。清心怡神，很是惬意。傍晚，身着便服，走上道中，人们熙熙攘攘，在幽幽路灯光亮的映照里，树是幽幽的，水是幽幽的，花是幽幽的，草也是幽幽的，一切是清幽的。清晨清凉，晚间清幽，别有意味与情趣。

而在半晌里，上班的都上班走了，公园里恢复了平静。稀稀拉拉的健身者，行走在这条绿荫道上。这时，也是病者、残者适宜活动的时段。天空蔚蓝，白云悠悠。树荫遮了些阳光在路面，显得斑斑驳驳。路的境况，敞亮而清静。一家的女儿，苗条而清瘦，骑着一辆三轮车，将父亲带到这里，行动、康复。她的父亲，身材魁梧，可右边的腿脚一蹭一挪地向前走着，高粱色的脸膛，分明蕴着希望的毅力和信心的坚忍。女儿看着父亲往前走远了点，就连忙骑车跟上去，超父亲一段停下，等于给父亲紧着一节距离目标。如此，循环往复着，锲而不舍着，锻炼身体。再往前，有一对老年夫妻，男的依然地坐在轮椅上，显然无法下地活动。也许妻子累了，坐在路沿上喝水。也许，停下来好好观赏一下周围的景致。在这对夫妻的前方，一男一女，一高一矮，男着大红圆领上衣，女穿碎花布衫儿，几乎是并行着，可高个儿男人，右手横握着一根朱赤拐杖，随着左腿一摆一拐的步态，那右手的拐杖也一前一后摆悠着。我从男人的着装与神情，感觉出他心态的豁然与平静。前面不远处，独行着一位中年偏上的男人，身材中等偏上，黑色衣着，朴素无华，肩膀上斜挎着一个不大的黑包，包里装着什物，把手外露。左手拄一竹杖，一步一捣地，右腿一步一摆走，不紧不慢，不徐不疾，一任自然的行迹模样。这时，行道之外，有一女士，身着素服，坐在一个马扎凳上，面前架着乐谱，在一簇石榴树下，怡然地拉着二胡。虽然，拉得不娴熟，更谈不上精到，却是一副执着而怡然的神态。树上雀鸟和喜鹊，叽叽喳喳，鸣叫不已。笠竹的抖玩者，翻转自如，嗡嗡嗡嗡。双手执葫芦丝的女人，姿态凝重，一板一眼地吹奏出低沉而幽咽的曲调。我将目光收回路面，前面有一位身躯高大的男青年，倒走而面对着一位身材瘦小的女性，双手柔顺地牵牵着她人的双手，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行着。我想，那女性一定是他的母亲。我以为，这些身有残疾而心不混完的人，是尤为让人钦敬的。而亲人的用心照料、不离不弃所彰显的人间情感，是一种人世大爱，弥足珍贵。时而，碰见些看孙儿、孙女的妇女，推着小巧的摇篮车，里面坐着娇小童稚的儿女。她们悠悠地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话，一位丰满而健朗的中年妇女，一边向前走，一边对推着的娇儿说：“姐姐会说小鸟啦。姐姐大了，会说话啦！”神情怡然自得。嫩小才是希望！

我走走走、倒走走，正走走，为了行走的平衡。我倒走在槐树荫遮蔽、嵌铺卵石的小径上。闪身走过母女俩，大人身着得体而时髦的素洁衣裤，身姿犹如湖边垂柳，柔枝婀娜。跟身的小女，双眸好奇，娇憨地喊着“爷爷”，见我小女乖巧可爱，便小幅度地招手示意，并祝福“快乐成长”。那位有了思想和社会意识的年轻母亲，便指教我叫“叔叔”。其实，我还真是爷爷辈的人。我感激着这处自然的美好，人世的美好。古人说，世事难料。佛家说，世事无常。我看到有些“生老”年龄的男女，或看到“病死”年龄的女男，就比附自然，只见路旁的树林里，有被自然风雨摧折的枝干，有些却顽强地发出了新枝、吐了新芽。而人世中，又有一些受到社会风雨吹打而身心受挫而折的男女。他们来到这儿，吐纳自然之真气，吮吸天地之精华，以期恢复自身之元气，努力使自己的人生趋向美好，也同样如枯树发新芽般可爱。我在那座五星级厕所里方便，两个男人对着话，其中一位说，你多大啦，另一位说，我今年88岁啦，见天在这里转上一圈儿。我好奇，为一睹尊容，连忙提裤束腰，开门走出，那两位老者，正站于感应水龙头前争手，一个头发皓白、身材细瘦、个头高俊、声音瓮亮。一看，心里估摸说，这哪像80多岁的老头，分明是人到中年吗！

卡夫卡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它会死亡。作家苏茵玲说，死亡警醒我们，珍惜路上的时光。

布谷鸟

□白衣飞霜

布谷鸟叫的时候
麦浪一下子被推得很远
青色的、金色的麦子
将千万根麦芒贴向天际
擦亮晨昏
擦亮日月
擦亮田间地头
农人明灭的烟斗
秋天的味道渐重
麦子早已归仓
可我身前身后梦里梦外
都是麦浪
风在上边翻滚
云在上边翻滚
闪电像巨大的聚光灯
在天地间拍照麦子的黯淡或灿烂

麦子麦子，谷子谷子
布谷鸟在哪里
麦子或谷子就在哪里
乡村就在哪里
我的心就在哪里
今晨，布谷鸟又叫了
声音像野风吹过酒瓶
幽深、冷寂、绵远
我的心在晨光里浮游
贴近布谷鸟一声声的清涼
永恒的城市里
布谷鸟就是我的亲人
有了布谷鸟
就能随时把我推进麦浪
推进故乡
推进这首诗



金玉满堂

许跟虎作

没有围墙的大院

□王新四

我出生在焦作市近郊的一个村子里，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单以房子来说，全家三代八口人只有三间土坯房。母亲经常使用的织布机摆在屋中央，占去了屋子的一大半；做饭用的大灶台和堆的煤炭占了一间，母亲在煤炭堆的上面铺了一张床，便于她一年四季为全家人做饭；剩下的一间，放着两只装粮食用的大缸，大缸的两侧紧紧地挤着两张床。很小的时候，我们弟兄三个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木床上。等到二哥上了初中我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也该上学时，我们三个实在是难以再在那张床上挤下去了。

母亲给一家未出五服的本家说了说，人家同意我去人家的一个空闲大院里住。

这个院子距离我家的房子大约有400米。坐北朝南，它的正房北屋是五间土房，东西两边分别是五间厢房，南边的五间房子的地方空着，栽满了榆树。

我住在正房的一间房子里。一个10岁左右的乡下男孩儿，独自住在这样的大院里，心里还真有点点害怕。正房的后面有一块几百平方米的空地，除了两个茅坑，全是高大的榆树，榆树的下面是可以淹没人的蒿草。院子的没有围墙，它的东侧是近万平方米的空地，西侧的空地至少也有上千平方米，这些空地上长满了碗口粗的榆树和野草，显得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南面横穿一条狭窄的土路，便是几十亩的耕地。假如再向前看，西南方向有几万平方米的空地，那里也是枝繁叶茂的榆树。东南方向则更加蔚为壮观，穿过长满高大榆树和茂密杂木的几百米长的空地，便是辽阔无垠一望无际的田野了。

刚住进来时，村里有好心人问我：这么偏僻冷清的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窜出一条野狼或是野狗来，你一个小孩难道就不害怕？

我使劲摇摇头：不害怕。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且不说半夜三更，只有10岁左右的摸黑跑到北屋后面的茅坑大小便时，会被突然窜出来的闪着—对儿黄眼睛、绿眼睛的黄鼠狼还是野猫、野狗吓得魂不附体。即便是在白天，当你正在茅坑方便时，旁边一人多高的蒿草里慢慢钻出来一个探头探脑的黄鼠狼或是野狗、野猫，或是慢慢悠悠爬过来一条像擀面杖般粗细的大青蛇，而且与你近在咫尺，也会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瞬间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是，我从来没有喊叫过。因为年幼的我已经深深地知道，

纵使我可着劲儿地喊叫，周围百米内是不可能有人听到的，喊也是白喊。自己家里没有房子住，人家能够同意让我住在这里，真的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哪里还敢有一丝一毫的其他想法和要求？

农村的孩子毕竟是农村的孩子。时间一长，什么野狼、野狗、黄鼠狼、野猫、青蛇之类的就不以为然了，我与它们各行其道，各干其事，互不干扰，互不侵犯。它们遇到我时不再躲躲闪闪，我看见它们时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另类的动物罢了。

慢慢地我开始把这儿当成了天堂，在温暖的春风里，繁星满天的夜晚，我坐在院里的青石头上，怡然自得地拉着自己做的胡琴，不必担心影响了谁而被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炎热的夏天里，我用从几百米远的水井里挑来的清水，在大院里洗凉水澡，不必有何顾忌；秋风渐起的夜晚，我在大院里独自徜徉，冷冷的月光下，不时飘落的榆树叶在我眼前飞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的未来、我的人生，想象着若干年后，已经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我，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块地方飘落；寒冷的冬季，我站在竹帘后面，看着门外无尽的天空鹅毛般的雪花随风飘舞，激情满怀地吹着自己做的竹笛，任由笛声穿行在彤云密布的天空，与雪花共舞。

爱玩儿，是孩子们的天性。我孩童时期的生活自然也是多姿多彩充满乐趣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大，小朋友们时常来找我玩儿。那个时代男女孩子之间有一种现象，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从小一块儿长大，但是一进学校大门，男女之间绝对不能说话，即使同一张桌子也要在桌子上用粉笔画或者铅笔画上一道“三八线”，谁也不得逾越。可是，只要走出校门，大家又亲热得不行。我们这些男孩儿、女孩儿曾经在漆黑的夜晚，抬着木梯，拿着手电筒，在房檐里掏麻雀，一个晚上能捉几十只。因为麻雀个儿头小肉少，大人们不会为我们下手烹调。我们要么是每人拿回家几只，用黄泥巴包严实了，放在自家煤火台上慢慢烧烤，享用；要么是第二天我们在大院东西两侧的榆树林里挖个坑，把裹着黄泥巴的麻雀放进去，用干树枝烧。等到泥巴干透，熄了火，掰开泥巴，麻雀毛全部粘在泥巴上了，熟透的麻雀肉冒着热气飘着香气，让人馋涎欲滴。在那个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的年代里，尽管遇到这样的美味，我们还是严守规矩，按照顺序一

个一个地分着吃，不曾伤了半点儿友情。假如运气好，我们捉住了几只笨得连窝都做不好的斑鸠，或者是运气更好，连斑鸠蛋也一块儿拿回家，大人们就会高兴兴地亲自掌勺，做出香气四溢的一盘菜。

冬天里，踩着厚厚的积雪，我们会去大院东侧堆积着麦秸和玉米秆的地方捉野兔。先是用长长的木棍或竹竿，在草堆里乱捅一气。酣睡中的野兔惊吓中慌忙出逃，岂不知中了我们的圈套。它们按照事先的分工，立即有人看守住它们的通道，断了它们的退路。之后，在没膝深的雪地里，野兔们的速度没有我们这些孩子跑得快，不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的野兔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尽管兔子的长耳朵被我们提在手里、身子悬在空中，四条腿却依旧在毫无作用地胡乱抓挠着，不停地眨巴着圆圆的小眼睛，一副不服气不服输的样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夏天捉蝉，是我们的又一爱好和乐趣。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在一起玩儿，捉起蝉来真是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标新立异、怪招迭出。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提着铁皮桶，在大院的榆树林里捡蝉蛹，地面、树根、树干、蒿草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缓缓爬行的蝉蛹。尤其是刚下了雨的早上，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捡到满满一桶。白天捉蝉，至少还有四种方法。一是用弹弓打。蝉在两三尺高的树枝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透过层层叠叠的榆树叶，看准了，我们这些年纪不大但却久经历练的“神枪手”的弹弓一响，那些正在忘乎所以引吭高歌的蝉们便应声落地。虽不敢说是百发百中，但也基本上是弹无虚发。二是用马尾巴。长长的竹竿儿稍再绑上一根细树枝，用马尾打成活结，一端固定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靠近树上的蝉。那蝉在不叫时，是趴在树上的，一旦叫起来则必然是伸直了腿站起来，以便于自己发出更加响亮的叫声。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的马尾巴活结接近它时，竟浑然不觉。待马尾巴活结套在了身上，猛地一拉，被套牢了它才如梦方醒叽叽叫，只可惜此时的它悔之晚矣。因是活结，所以蝉越是挣扎就套得越牢。三是用面筋粘。方法与第二种相似，不同的是把马尾换成了面筋。面筋是我们自己做的，先把白面揉成团，在清水里反复漂洗，最后剩下的就是粘性很强的面筋了。我们用面筋悄悄地粘住蝉的翅膀，使之难以展开，其结果就只能被我们活捉了。四是摇

树。须是下雨的时候，蝉躲在榆树上的某个地方避雨，猛地摇动大树它就要飞，翅膀淋了雨，自然就掉下来了。直到今天我还想着，也许正是这些捉蝉的行动，无意中锻炼了我的眼睛，才得以年少时眼睛不近视，参加工作40多年尽管一直与文字打交道，工作之余又爱舞文弄墨，眼睛视力却一直挺好，至今读书看报写文章仍然不需要借助眼镜帮忙。

然而，真正过瘾的还是在晚上。我们在榆树林的边儿上找一片空地，堆上茅草，男孩儿们分散到榆树林里，女孩儿们则围在茅草四周。茅草着火燃烧就是信号，男孩儿拼命地摇动大树，受了惊吓的蝉在漆黑的夜晚“吱——吱——”地惊叫着，接二连三地向着熊熊燃烧的火堆飞去。早已严阵以待的女孩儿们就像捡麦穗一样，把蝉一个个地放进桶里。如此，一个晚上捉几百只，是件十分轻松惬意的事。

我十分珍惜在大院里的每一个夜晚，更多的时间是在那里读书，做数学题，坚持每天写日记。我的日记不是流水账，而是一本本书的读后感，一场电影的观后感；或是交谈后的感想，听人一席话的感悟；或是仔细观察动物、植物的一些细微变化；与某人交往关系的变化或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等。

我在这座大院里居住的日子是从小学开始的，历经初中、高中以及高中毕业后紧接着在村里的学校担任民办教师，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方才离开。10多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几十本日记，有上百万字，奠定了文字基础，养成了经常动笔的习惯，结交了文友，工作中获益匪浅；增长了见识，明白了人生的一些道理；培养锻炼了乐器的兴趣爱好，认识了一些朋友，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乡下的，还有城市的，生活情趣更加丰富多彩；在共同的学习和玩耍游戏中，收获了初恋，从16岁开始和同班那个漂亮女孩儿私下确定关系，一直保持到几年后，她去另一个省的一个城市里上班，我到本省的另一个城市里上学，曾经的朝朝暮暮、点点滴滴成了我永远的回忆；在精神思想方面，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嬗变，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小孩儿，成长为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

大院，这座没有围墙的大院，我会永远铭记着你。

公告

河南盈佳置业有限公司将开发的盈佳·御景园小区10#楼一单元1101#、1102#、1002#、902#，二单元1101#、401#、11#楼一单元1101#、1103#、15#楼一单元1102#、1002#、402#，二单元1101#、101#、16#楼一单元1101#、1102#、1002#、902#、802#、602#、102#、1103#、103#；20#楼一单元1101#、1102#、1002#、902#、802#、702#、102#、1103#、103#共31套，面积3268.44㎡，抵押给博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柏山信用社，现相关抵押手续正在办理中，凡对该抵押房产产权有争议的，自公告之日起7日内，立即通知我社，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毋经理(0391)8985595 15225856783 赵经理(0391)8628812
博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柏山信用社
河南盈佳置业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日